

海鸥飞处

〔台〕 琼瑶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八·成都

1

凌晨二时。

天星码头上疏疏落落的没有几个人，这是香港通九龙间的最后一班轮渡，如果不是因为在圣诞节期间，轮渡增加，现在早没有渡船了。但，尽管是假日里，到底已是深夜二时，又赶上这么一个凄风苦雨的寒夜，谁还会跋涉在外呢？所以那等候渡船的坐椅上，就那样孤零零的坐着几个人。都瑟缩在厚重的大衣里，瑟缩在从海湾袭来的寒风中。

俞慕槐翻起了皮外衣的领子，百无聊赖的伸长了腿，他已经等了十分钟。平时，每隔一两分钟就开一班的渡船现在也延长了时间的间隔。对面那卖冰淇淋的摊位早就收了摊，四周静悄悄的，只有那柱子上的电动广告仍然在自顾自的轮换着。

他换了个坐的姿势，看了看那垂着的棚栏，透过棚栏后的长廊，可看到海湾里的渡轮，正从九龙的方向缓缓驶来，暗黑的海面上，反射着点点磷光。收回了目光，他下意识的看向对面的那排椅子，长长的一条木椅上，坐着个孤独的女孩子，微俯着头，在沉思什么，那披拂在面颊和肩上的黑发

是零乱而濡湿的。她没有穿雨衣，也没有带伞，一件咖啡色的皮外衣，肩上也是濡湿的，湿得发亮。皮外衣下露出咖啡色短裙的边，和一双修长的腿。

或者，是基于无聊，或者，是基于一种职业上的习惯，俞慕槐开始仔细打量起那少女来。二十岁上下的年纪，可能再年轻些，小巧挺直的鼻梁，细致而略显苍白的皮肤，薄而带点固执意味的嘴唇，那眼睛是低俯的，使你无法看到她的眼珠、只看到两排睫毛的弧线。脸上可能化过妆，但是已被雨水洗掉了，是的，一定被雨水洗过，因此，那颊上的皮肤在灯光下发亮。俞慕槐轻轻的皱了皱眉，干吗这样盯着人家呢？他想把眼光从她身上调开，但是，有什么奇异的因素吸引了他，他无法移开眼光——一个深夜的单身少女总是引人注意的，虽然这是在无奇不有的香港。

那少女似乎感到了他的注视，她轻轻的移动了一下身子，缓慢的，而又漠不经心的抬起头来，眼光从他身上悄悄的掠了过去，他看到她的眼睛了，一对湛黑的眸子，带着抹近乎茫然的神情。他立刻为她下了断语，这不是个美女，她不怎么美，但是，她有那种遗世独立的清雅，或者，这就是她所吸引他的地方，在香港，你很容易发现妆扮入时的美女，却很难找到这种孤傲与清新。孤傲与清新？不，这女孩并不止孤傲与清新，那神情中还有种特殊的味儿，一种茫然、麻木、和孤独的混合——她的眼光掠过了他，但她根本没有看到他——她的意识正沉浸在什么古老而遥远的世界里。

铃声蓦然的响了起来，那栅栏哗啦啦的被打开了，这突来的声响惊动了俞慕槐，也惊动了那少女。渡轮靠岸了，有限的几个客人正穿过栅栏和长廊，走向渡轮。俞慕槐也站起

身来，跟在那少女身后。走向渡轮去。那少女的身材高而窈窕，比她的面貌更动人。

走过踏板，上了船，海面的冷风迎面扑来，夹着雨丝，冷得澈骨。客人们都钻进船头有玻璃窗的船舱里，外面的坐位几乎没有一个人，但那少女没有走进船舱，她连坐都没有坐，走向了船栏边，她靠在栏杆上，面对着海，静静的站着，她的长发在海风中飘飞。

俞慕槐怔了一两秒钟，然后，他在靠栏杆边的第一排位子上坐下来。这儿冷极，雨丝扑面，他瞪视着那少女，你发疯了么？他想问。这样冷的天，安心想害感冒么？但是，那少女关他什么事呢？谁要他陪着她在这儿吹风淋雨？他对自己有些恼怒，在他的职业中、什么怪事都见过，什么怪人也都见过，管他活人死人都不会让他惊奇。而现在，他竟为了一个陌生的香港少女在这儿吹风淋雨！简直是莫名其妙！

船开了，他继续盯着那少女，她孤独的伫立在那儿，浑然不觉身边有个人在注视着她。她的眼光定定的看着海面，嘴角紧闭着，眼底有种专注的迷茫，那样专注，那样迷茫，几乎是凄惨的。凄惨！这两个字一经惊过俞慕槐的脑海，他就不由自主的震动了一下，是了！这就是那女孩身上一直带着的味道，凄惨！她象个被世界遗忘了的影子，也象个遗忘了世界的影子。

他突然的站起身来，在还没有了解到自己的意愿以前，他已经走向了那少女的身边，停在那栏杆前了。

“喂，小姐……”他操着生硬的广东话开了口，自己也不知道要说些什么。

“说普通话吧，我懂的。”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那少女

竟安安静静的说话了，而且是一口标准的北方话。她的目光从海面调回来，看了他一眼，丝毫没有因为他突然的出现而吃惊，她冷静的加了一句：“你要干什么？”

“我……呃，我……”他那样惊异，竟有些不知所措了。“我……我只是想说，你为什么要站在这儿淋雨？”

她再看他一眼。

“因为——”她静静的说，不疾不徐的：“我想要跳海。”

他惊跳了一下，瞪着她。

“别开玩笑。”他说。

“没有开玩笑”。她仍然安安静静的说，望着他，那眼睛是真诚坦白而近乎天真的。“你不信？我想要跳海。”

他更加不知所措了，这女孩使他紧张，伸出手去，他下意识的把手横放在栏杆上，万一她真要跳海，他可以及时拉住她。一面，他审视着她，想看出她到底是否在开玩笑，但他完全看不出来，那少女的面容庄重而沉静。

“为什么？”他问。

她摇摇头，没有回答。她又在凝视海面了，那专注的神态使他不安，拉了拉她的衣袖，他说：

“我看你还是到船舱去避避风吧，难道你不怕冷？”

“想跳海的人不会怕冷。”她一本正经的说。

“他啼笑皆非的皱皱眉，不知在这种情况下，该说些什么才好。一阵风陡的卷来，无数雨点扑进了他的衣领，他打了个冷战，看看她，她却神色自若的望着海，不知是由于冷，还是由于别的原因，她的脸色苍白，而眼睛清亮。

“看，那儿有一只海鸥。”她忽然说。

他看过去，是有只海鸟在暗夜的海面盘旋低飞，却不知

是不是海鸥。

“我知道一支歌，提到海鸥。”她轻声说，“很好听很好听。”

“是么？”他不经心的问，他并不太关心海鸥，只是深思的凝视她。

她开始轻哼了几句，确实，很好听的一个调子，抑扬幽柔，但听不清歌词是些什么。

“你要知道歌词吗？”她问，似乎读出了他的思想。

“哦，是的”。

她略一侧头，凝神片刻，他发现她侧面的线条美好而柔和，象一件艺术品。然后，她低声的念：

“海浪喧嚣，
有人独自徜徉。
雨雾昏黄，
回旋不已，
去去去向何方？”

潮升潮落，
流水卷去时光，
默默凝想，
三分无奈，
更兼百斛愁肠，
好景不长，

夜幕低张，
去去去向何方？

暮色苍茫，
极目四望，
唯有海鸥飞翔。
低鸣轻唱：

潮来潮往，
静静伫立，
有谁解我痴狂？
四分凄凉，
好梦难续，
多情空留惆怅。

海鸥飞翔，
回旋不已，

低鸣轻唱，
我情如此，
去去去向何方？
我梦如斯，

去去去向何方？
我梦如斯，
我情如此，
去去去向何方？”

她念完了，她的声调轻脆而富有磁性，念得十分动人，尤其当她念那一连三个去字的时候，充满了感情和韵味。她注视着他，说：

“知道这支歌吗？”

“不，不知道。”他说，为自己的孤陋寡闻而赧然。

“这是支名曲吗？”

“当然不是，”她很认真的说：“这歌词是我前一刻才顺口胡诌出来的。”

他惊异的抬了一下眉。

“你开玩笑？”他又问了句重复的话。

“你碰到的人都喜欢开玩笑吗？”他反问，认真的。

“我不相信你会在别的地方听过这歌词。”

“是没听过，可是……”他咽住了，觉得自己表现得象个傻瓜，他无法再说下去。他不能说，他不相信她能顺口

“诌”出这歌词来，正象他也不相信她会跳海一样。咬住嘴唇，他象研究一件稀奇古奇的艺术品般打量她。她坦然的接受着他的注视，那样坦然，那样漠不关心的沉静，这让他越来越加深了困惑和疑虑。“你叫什么名字？”他直截了当的问了出来。

“海鸥。”她简洁的回答。

“海鸥？”他抬高了声音。

“是的，海鸥。”她看了她一眼，仿佛不明白他为何那样大惊小怪。她眼里的神情真挚而天真。“名字只是一个人的代表，如果你高兴，叫张三李四都可以，是不？我现在觉得，我的名字叫海鸥最适合。当然，”她停了停，垂下睫毛，恳切而清晰的加了一句：“并不是任何时间，我都叫海鸥的。”

这女孩的精神一定有点问题，俞慕槐心里想着，有些懊恼于自己的喜管闲事了。丢开她吧，不相干的一个女孩子。可是……可是……她的话不是也挺有道理吗？尤其她那模样，是那样纯洁与天真！她是怎的？刚受了什么刺激吗？被父母责骂了吗？她那光润的皮肤，那清秀的眉线……她还是孩子呢！决不会超过二十岁！

船驶近码头了，他出着神，她也是的。船上的工人走来拉住了踏板的绳子，准备放下踏板来。那少女忽然低声的惊呼了一声：

“呀，你瞧，你阻碍了我跳海。”

“你不会真要跳海吧？”他抓住了她的手腕，紧盯着她，她脸上有着真切的惶悚和无助。

“我要跳海。”她低低的，肯定的说。

“现在已经晚了，”他握紧她。那踏板已放了下来，人们也纷纷走上踏板。他半推半送的把她推过了踏板，走进走廊，他松了口气。侧过头注视她，他逐渐相信她要跳海的真实性了，那张纯净的脸上有着如此深刻的凄惶和单纯的固执。这年龄的女孩子，原就是危险而任性的呵！不愿放松她。他一直握紧了她的手腕，把她带出了天星码头的出口。站在码头外的人行道上，他认真的说：“好了，你家住在什么地方？我叫车送你回去。”

“我家？”她茫然的看看他。“我家不在九龙，在香港呀！”

“什么？那……那你渡海做什么？”

“我不是想渡海，”她低声说：“是想跳海呀！”

他瞪着她，一时竟束手无策起来。香港与九龙间的交通，只靠轮渡来维持着，刚刚是最后一班的轮渡。现在，如果要回到香港，必须要等到天亮了。到这时候，他才发现自己惹了一个多大的麻烦，站在那儿，他简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

那少女似乎看出了他的为难，她轻叹了一口气，象个不想给人家添麻烦的孩子般，轻声细语的说：

“你走你的吧，别管我了。”

“那你到什么地方去呢？”他问。

“我吗？”她迷惘的看了看对面的街道和半岛酒店的霓虹灯。“我想……我还是应该去跳海。”

他重新抓住了她的手腕。用命令似的语气说：

“来吧，你跟我来！”

那少女顺从的跟着他到了街边上的候车处，他带她钻进了一辆计程车，他对司机交待了一句：

“在帝国酒店附近停车！”

然后，他回过头来，对那少女说：

“听着，小姐……”

“海鸥。”她轻声的打断他。“我叫海鸥。”

“好吧，海鸥，”他咬咬牙，心里在诅咒着；见了鬼的海鸥。“我告诉你，我不是这儿的人，来自台湾，到香港才一个星期，我住在酒店里。现在已是夜里两点多钟，我不能

把你带到酒店里去，”他顿了顿：“懂呀？海鸥？”

“是的，”她忧郁的说：“你是好人。”

我是好人！俞慕槐心里又在诅咒了，如果她今晚碰到的是另一个男人，那将会怎样？他是好人！如果他把这香港的午夜“艳遇”说给同事们听，大家不笑他是傻瓜才怪呢！他真是“好人”吗？是“柳下惠”吗？天知道！男人只是男人！你永远不能完全信任一个男人的！但是，他不能，也决不会占一个迷失的小女孩的便宜！那就不是一个“男人”而是个“小人”了！

“好吧，海鸥，”他继续说：“我想，你一定遭遇了什么不快，有了什么烦恼。既然你没有地方可去，我们就找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咖啡馆，喝一点咖啡，吃点东西，你把你的烦恼告诉我，我们谈谈，天下没什么不能解决的事。等到天亮以后，我送你回家，怎样？”

“随便。”她说：“只是我不回家。”

“这个……等天亮再说吧！”

车子停在帝国酒店，他拉着她下了车。雨仍然在下着，街头一片寒瑟。尖沙咀多的是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咖啡馆，都布置得雅致可喜。他选了一家自己去过的，在帝国酒店的附近，是个地下室，却玲珑别致。香港是个不夜城，尤其在走进这种咖啡馆的时候，就更加看出来了。虽然已是凌晨，这儿却依然热闹，数十张桌子，几乎座无虚席。他们选了一张靠墙角的桌子坐了下来，离乐队远些，以便谈话。一个四人组的小乐队，正在演唱着欧美的流行歌曲，那主唱的男孩子，居然歌喉不弱。乐队前面有着小小的舞池，几对年轻男女，正兴高采烈的酣舞着。

叫来两杯滚热的咖啡，俞慕槐在那咖啡的雾气中，及桌上那彩色小灯的光晕下注视着面前的少女，说：

“喝点热咖啡吧，驱驱寒气。”

那少女顺从的端起咖啡杯，轻轻的啜了一口，再轻轻的放下杯子。她的睫毛半垂着，眼光迷迷蒙蒙的注视着桌上的小灯，手指无意识的拨弄着灯上的彩色玻璃。

“现在，还想跳海么？”俞慕槐微笑的问，声音是温和而安慰的。在这彩色小灯的照射下，那少女的面容柔和而动人。

她抬起睫毛看了他一眼，她的眼珠黑蒙蒙的。

“我非跳海不可呀！”她说，一股无可奈何的样儿。

“为什么？”他继续微笑着，象在哄一个小妹妹：“说出来给我听听，看看有没有这么严重？”

她再看了他一眼，摇了摇头，有点迷惘的说：

“我不能告诉你，会把你吓坏的。”

“吓坏？”他失笑的说。吓坏！他会被什么吓坏呢？当了七、八年的社会记者，各种怪事都见多了，却会被个小女孩所吓坏吗？他开始感到有趣起来，不由自主的笑了。“说说看，试试我会不会吓坏？”

“我——”她望着咖啡杯，低声的，却清晰的说：“我杀了一个人！”

“噫！”俞慕槐叫了一声，狠狠的瞪着她。“你杀了一个人？”

“是的。”她说，一本正经的。

“你没有记错，是只杀了一个人么？”俞慕槐又好气又好笑的说：“或者，你杀了两三个呢！”

她抬起眼睛来，默默的瞅着他。

“我知道，”她轻声叹息，自言自语的说：“你根本不相信我。”

“帮帮忙，编一个比较容易被接受的故事好不好？”他凝视着她。

“你不相信我，”她喃喃的说着，脸上一片被伤害后的沮丧。“没关系，我知道你不会相信的，我要走了！”她试着站起身来。

“慢着！”他按住她放在桌面的手，盯着她：“你杀了谁？”

“我的丈夫。”

“你的丈夫？！”他低叹：“真是越来越离奇了！”

“我实在受不了了，所以我杀了他，”她静静的说，温柔、沉静，而不苟言笑的。“他不该这样对待我，为了他，我什么都放弃了，父亲、家庭、前途……通通放弃了！大家都说他是小流氓，只有我认为他是天才，父母为了他和我断绝关系，我不管，朋友们不理我，我也不管，我跟定了他，嫁定了他。虽然他没有钱，我不在乎，我为他做牛做马做奴隶都可以，事实上，我也真的为他做牛做马做奴隶。虽然，结婚以前，我是娇小姐，大家都说我会成为一个作家或音乐家的。”她停了下来，眼底一片凄苦，摇摇头，她低语：“不说了，你不了解的。”

“说下去！”他命令的，紧紧的盯着她，逐渐发现事情有真实性的可能了。“说下去！你为什么杀他？怎样杀的？”

“他吹小喇叭，他在乐队里吹小喇叭，他真的吹得很好，非常好，他是个天才！”她叹息，脸上充满了崇拜与惋

惜。“如果他好好干，也许有一天他会比阿姆斯壮还有名。但他太爱酒，太多的籍口说他不能工作。不过，这都没关系，他不工作，我可以工作养活他，他喝醉了，顶多打打我出气，这都没关系，他打我骂我都没关系，我一点也不怪他，一点也不……”她望着灯，眼光定定的，声音单调、刻板而空洞，象在叙述一件与自己毫无关联的事情：“我可以忍受他打我骂我，只要他爱我，我什么都可以忍受。我可以工作得象一头牛，赚钱给他买酒喝，我不会抱怨，我从不抱怨……但他不该欺骗我，不该说他不再爱我了。你知道，他和一个舞女同居了，他瞒着我和一个舞女同居了。今晚，我曾求他，跪在地上求他，只要他肯放弃那个舞女，我不会怪他的，我完全不会怪他的，只要他肯放弃那个舞女。但他说他不再爱我了，他叫我滚开，说我使他厌烦，说我象个不懂事的小孩子，早就让他厌倦了……他说他爱那个舞女，不爱我，根本不爱我，根本不爱……”她摇摇头，声音更空洞了：“我跪在那儿哭，他不理我，他去喝他的酒，一面喝，一面骂，我就跪在那儿哭，一直哭，一直哭……然后，我不哭了，我坐在地下发呆，好久好久之后，他睡着了，他喝了酒，常常就那样睡得象个死人似的。我站在床边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我到厨房里去，拿了一个酱油瓶子，我走出来，对准他的头打下去，我看到血飞溅开来，他叫了一声，我不允许他有爬起来的机会，就再打下去，一直打，一直打……打得他不再动了，然后，我跑到浴室去洗了手脸，换了衣服，我就出来了，我直接走到天星码头等渡轮，我要跳海。”

她停止了叙述，眼睛仍然注视着那盏小灯，手指也仍然

在那玻璃上拨弄着。俞慕槐不再发笑了，他笑不出来了。深深的望着面前那张年轻而细致的脸庞，好半天，他才低沉的问：

“你说的是不是都是真的？”

她振作了一下，抬起头来，直盯着他。她的目光坦白而天真。

“我必须杀他，”她说，庄重而严肃的。“他不该说他不再爱我了。”

俞慕槐咬住了嘴唇，一种职业的本能告诉了他，这事是真的了！他的心沉了下去，一阵寒意从他背脊上往上爬，再迅速的扩展到他的四肢去，虽然置身在充满暖气的室内，他却机伶伶的打了个冷战。他发现，他这个麻烦真是惹得太大太大了！望着面前的少女，现在，这张年轻的脸庞那么平静，平静得近乎麻木。他访问过不少的凶杀案，他见过各种各样的凶手，这却是第一次，他被一张凶手的面孔所撼动，因为，他忽然看出了在这张平静的面孔下，掩藏着一颗受创多么严重的心灵！

“喂，告诉我，”他艰涩的开了口：“你是从家里直接走出来的吗？”

“是的。”

“你——断定他已经死掉了吗？”

她困惑的瞅着他。

“我不知道，但他不再动了。”

“没有人跟你们一起住吗？”

“没有。”

“你们住的是怎样的屋子？”

“是公寓，在十二楼上，很小，很便宜，我们没有钱租大房子。”

“没有人听到你们吵闹吗？”

“我不知道，我们常常吵闹的，从没有人管，大家都只管自己家的事。”

“但是，他也可能没有死，是不是？”他俯向她，有些紧张的问。

“我想……”她迟疑的回答：“是的。”

他沉思了片刻，眉头紧紧的锁在一起。

“听着，”他说，盯着她：“你必须找人去救他！”

她摇摇头。

“不，没有用了。”

“你会被关进牢里去，你知道吗？”他冒火的说。

“我跳海。”她简单的说。

“你跳海！”他恼怒的叫，“跳海那么容易吗？那你刚才怎么不跳呢？”

她愁苦的望着他。

“你不让我跳呀！”她说，可怜兮兮的。

“听着，”他忍耐的望着她：“告诉我你父母的电话号码，我们打电话告诉你父母。”

她再摇摇头。

“没有用，他们去年就搬到美国去了。”

“你的朋友呢？亲戚呢？有谁能帮忙？”

“没有，我在香港只有他，什么亲人都没有！”

“那么，他的朋友呢？”他叫着：“那个舞女的电话号码知道吗？”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舞女在小巴黎舞厅，艺名叫做梅芳。”

“小巴黎舞厅在香港还是九龙？”

“香港。”

“好，那我们打电话找这舞女去！”

“你会吓坏她！”她呆呆的说。

“吓坏她！”他轻哼了一声：“你真……”他说不下去了，她看起来又孤独又无助又凄惶，那种“凄惨”的感觉又控制住了他，他拍了拍她的手，低叹了一声，说：“听着，我既然碰到了你，又知道了这件事，我必须帮助你，我不会害你，你懂吗？我们找人去你家里看看，或者，他只受了一点轻伤，或者，不象你想象的那样严重，你懂吗？懂吗？”

她点点头，顺从而被动的望着他。

他站起身来：

“我去查电话号码，打电话。”

她再点点头，也站起身来。

“你去那儿？”他问。

“去一下洗手间。”她低声说。

“好，我去打电话。”

他走到柜台前，那儿有公用电话和电话号码簿，翻开电话号码簿，他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小巴黎舞厅的电话号码，正要拨号，他却忽然想起，他怎么说呢？他连那少女的真正名字都不知道啊！那丈夫的名字也不知道，他怎么跟那舞女说呢？转过身子，他在人丛中找寻她，必须再问清楚一点才行！有对男女从他身边挤过去，舞池中的人仍然在酣舞着。暗淡的灯光，扰人的音乐，氤氲的烟雾，和那醉沉沉的空气！

……他踮高脚尖，找寻她，但她不在位置上，或者，她还没有从洗手间回来。不管她！他先找到那梅芳再说，还是救人要紧！如果那丈夫还没死，这少女顶多只能被控一个伤害罪……他拨了号码，操起了生硬的广东话，找那个梅芳，但是，对方肯定的答复却使他惊愕了：

“梅芳？我们这儿从没有一个叫梅芳的小姐！不会弄错，绝对没有！什么？本名叫梅芳的也没有！根本没有！和小喇叭手作朋友的？先生？你开玩笑吗？没有！……”

他抛下了电话，迅速的，他穿过那些曲曲折折的座位，走到他们的位子上，果然，她不在了！他四面环顾，人影参差，烟雾迷漫……她在哪儿呢？他向洗手间望过去，那儿没有人出来，她不可能还在洗手间里！他抓住了一位侍应小姐。

“你能去洗手间看看，有位穿咖啡色皮衣的小姐在不在？”

“穿咖啡色皮衣的小姐！”那侍应生说：“我看到的，她已经走了！”

“走了？！”

他追到了门口，一阵风雨迎面卷来，冷得澈骨。街灯耸立在寒风中，昏黄的光线下，是一片冷清清的萧瑟景象！除了雨雾和偶尔掠过的街车外，哪儿有什么人影呢？

他咬紧了嘴唇，在满怀的恼怒、迷茫、与混乱中，脑海里浮起的却是那少女抑扬顿挫的声音：

“夜幕低张，

海鸥飞翔，

去去去向何方？”

去去去向何方？谁知道呢？